

紧贴现实讴歌新时代广西

——《心中那抹红》诗歌作品述评

□ 丘文桥

昨日的晚霞
变成了今天的阳光
枯败的心情转入地下
冬季终于被鲜花覆盖
……
山水的表情没有矫饰
恣意蓬勃命运的颜色

——节选自《心中那抹红》中黄鹏的诗歌

《心中那抹红》是今年“喜迎党的二十大”主题征文活动之散文、诗歌的获奖作品结集出版的新书,征文活动由当代广西杂志社、广西作家协会、广西民族出版社、广西民族报社、《广西文学》编辑部联袂举办,组委会从1300多篇来稿中评出60多篇获奖作品,并将之由广西民族出版社结集出版,活动影响大、作品特色鲜明,是一部向党的二十大献礼之作,体现了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政治自觉,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无论散文和诗歌,作者们皆倾情书写,通过对八桂大地的颂扬,表达对祖国、对广西的挚爱深情,其中诗歌作品紧贴现实,描摹广西意象,歌颂广西,有家国情怀也凸显诗歌作者在主题作品书写上的艺术追求。

“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体悟和深情抒发,主题诗歌写作也因其特殊

性,囿于意象和意境的空间延展尤其难以释放技巧,因而在阅读体验上更突出表现在其主题思想上的想象局限性,通读《心中那抹红》中的诗歌作品,正如著名诗人石才夫在《序》中所述“作品题材广泛,主题鲜明,……聚焦八桂大地,……字里行间,那些难忘的回忆,火热的现实,美好的梦想,都生发出感人的力量。”的确如此,这些主题诗歌在创作上对有形意象的运用和讴歌主旋律的科学嵌入、结合方面,为主题诗歌写作提供了文学价值较高的实践成果,同时又能跳出一般的主题写作,紧贴现实歌颂新时代广西,为读者提供了较好的样本和具备一定高度的艺术价值的诗歌作品。

袁刘在组诗《修一条通往幸福的路》里写“环江的路”是“一片红旗在天空里,撑起了一条活着的路”;写“雷村的路”赞颂“路修好后的样子”“看得到阳光灿烂”;“莲花山的路”是“一条通往富裕的路”,通过对“路”的所闻所见直到所思所想,借“路”抒情,现实嫁接情感从而达到升华效果。胡云昌在《紫荆花将柳州城城上上了春天的封面》里将“紫荆花”这一具象铺陈到“我”“爱过的一座城”的相关的物、景、情,并将这些感受向纵深度推动,“春风把所有花朵团结起来”“一开再开”“一直养在心间”。韦国华的诗歌里用“高炉”“水泥”,李海光的“乡村植物”里的诸多植物,牛依河在《国境线上》甚至用“蜘蛛

人”“边关的古榕”来寄托感悟,黄鹏的《南方意象》里写了“云”“雪”,以及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意象,却展开了作者内心波涛汹涌的借物抒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日常所见的物、事架构了这些诗歌里最主要的意象和诗眼,意象很具体、诗眼饱满表现力,皆能开拓诗歌意境的关键词句,是能使诗歌生辉的聚光点,有这些聚光点,才有了主题鲜明的赞美,要歌颂具备情感上的依托,而不是无中生有生造出来的“意象”,这些诗歌虽然在主题方面很集中在主旋律的歌颂上,但均能“呈于境,感于目,亲乎情,切于事,会于心,达乎灵”(陈超语),如是就不必过于强求“深刻”,而在抒情的开放性和阅读的趣味性方面拥有更多空间,阅读上也不局限于主题诗的体验,而其深刻的思想价值也就得以缓缓释放。

叶芝说:“有话语力量的诗人,要敢于重新处理被别人处理过的题材。”在这些诗歌作品里同样面对这样的“敢于”,在面对必须借助似乎被“过度”开发过的八桂具象景物,从而达到抒情的目的,如何做好歌颂的主题和现实中无数次入诗的广西风景,能够细腻深刻的体现出个人化的诗化纹理,往往在主题诗歌写作上就显得尤为重要。按这个标准,《心中那抹红》里就有不少这样的诗作,韦汉权在《七百弄笔记》里写“七百弄没有边界”;唐女写《湘江水响》;陈振波面对“美丽南方”写下“在美丽南方稍稍回

望的人/留下了无数的梦境”;刘巧写的“黄姚古镇”,陈宗华也将此入诗,却又各自有角度、又各自有感悟;黄秋在组诗《八桂,红色的霞彩生动成今天的锦绣》里从桂西的红色“百色”,在纪念馆擦亮目光,“从一条江开始”,仰望往事;田勇同样写“百色”,但又写出了另外一种“缤纷”,他还写火龙果,写横州的茉莉花,写北部湾;《心中那抹红》中的诗歌由北至南、由西及东,“漆诗群”成员陈奕娟也写了北流的圭江,“人间的烟尘在暗香的寒霜中沉淀”,“悠扬的山歌与鲜艳的绣球”,这些八桂独具特色的景物作为诗歌写作者的意象在作品中得以展现,是作者的主观意念和外界客观物象撞击的产物,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把客观的物象经过选择、提炼,重新组合而产生的一种含有特定意义的艺术形象。在诗歌小技术上,如卢悦宁的组诗《我有所思在广西》、李会鑫的《七色记》、袁刘的“路”系列、李海光的系列“植物”组合,这些作品在写作形式上可见作者巧妙心思,增加了诗歌阅读的体验感。整册《心中那抹红》中的诗歌作品无不紧紧围绕主题上的具体要求,在阅读这些作品的同时,很容易感受到意境和语言表现力在渲染作品和氛围方面的有限性,尽管如此,获奖作品绝大多数能够呈现出命题写作中将有形的意境融入无形的意境里,让读者感受到一种视觉和思想的辽阔,感情朴素真诚,内容积极向上,对于宏大题材的书写,除了讴歌和赞颂,实际上又是一种伟大的感恩和激励,那么这些作品就会有更多的积极意义和社会价值。

在这部献礼党的二十大的文集中,诗歌作品打开了八桂大地华彩的篇章和卷帙浩繁的史册,作者们用心感受新时代的生活变化、用情体悟生生不息的时代主旋律和抒发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深情厚爱,用力讲好广西故事,让读者领略到了紧贴在这个伟大时代下的激越情感和沸腾热血,能够带来深深的思考和回味。

(作者系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

走进钟世华的诗歌世界

□ 文 青

对于文字与诗歌,钟世华有着深刻的理解:“文字是古老质朴的陶土,诗歌是人类灵魂的根基。”我初识他时,他刚大学毕业不久,偶尔还为生计发愁。他那时开始写诗才两年多,却已在全国10多家报刊上发表了几十首。我尤为喜欢他这些清新脱俗,露气莹莹的充满青春气息的诗。其中两首是刊发在当年《北海日报》的“当月诗人”栏目,因其隽永耐读,我愿意一赏再赏。

一、《北海》(组诗):海上零碎的美,心中低垂的痛

沿着他的诗笔,沿着他的目光,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清新触心的美:

“浪花卷起风暴”,是对“风暴卷起浪花”的翻新,这种诗的陌生化手法带来了新鲜美。

“擦亮一根火柴,少女的唇抵达彼岸”——黑暗中燃起了一根火柴的亮度,淡黄的光中,一点红唇,抵达彼岸,抵达想象之远。颜色的叠加中,有动感,这是诗句美之所在。

“我在海边垂钓,上钩的/是一岛斜阳”,短短两句,意境全出。这是一幅内容单纯而又丰富的画图:垂钓的年轻人、海、一岛斜阳。还有一艘小船在不远处——“起锚不久的小船,寻找一盏灯。”

还有其他一些出奇的想象和比喻,如:“海鸟倒伏岸边,像一朵朵云”“搁浅的贝壳,是失去了归巢的鸟”。

这些美散落在诗的各个角落,诗里还有一个纵向发展的被淡化的情节:放飞梦想(“我数着星星”就是数着梦想),把梦想交给小鲨鱼(“在海底,我把梦交给了一条小鲨鱼”)——梦想中的人远去(“少女的唇抵达彼岸”“情人孤鸟谈起远航女儿的时候/想起一段往事”),寻觅与等待(“起锚不久的小船,寻找一盏灯/我在江边垂钓”)——失落痛哭,走出自我,倾听别人(“布满石头的凹地,哭过之后/把泪水交给大海”“老渔夫向我讲述他所知道的大海”)。在这些暗示情节的诗句里,流露凝聚着年轻的疼痛,尖锐,但不沧桑。

带点沧桑感的是最后一句:“那年9月,我在北海散步/秋天的女人,低垂着我的疼痛”——这已是重回百里的事。这两句提契全诗,叙述语气低沉。

透过这低沉的语气,再回顾全诗,我们会发现全诗结构非常精致,会感受到诗人因

疼痛而颤动的心弦,并久久难以忘怀。

二、《乡村记事》:奇特的想象,血泪的控诉

钟世华的想象常让我惊叹。

《乡村记事》本来是现实感很强的诗,但他也能从他的大脑里“赶”出一群奇特的想象摆在我们眼前。这首诗,在奇特的想象与貌似平心的叙述里,充满着血泪的控诉,读来让人心中蓄愤,眼中含泪。

“泥土。树叶。童年的村庄/是一桌新鲜的早晨”,这是简单的童年,充满希望的童年。“泥土。树叶。”跳跃的语句,跳跃的意象,代表着村庄,村庄代表着“新鲜的早晨”。

“谁的一个低语,熬熟梦中的稻香?”人们在说话,稻香在梦中熬熟,由此可见,现实中的稻香是生涩的,这不是“稻花香里说丰年”的翻版。这里,诗意慢慢过渡到现实存在。

“剃野菜的女妹子,把秋天赶到尽头/在那儿。她遇上风暴。谁抢走了/她的快餐?她的怀里还抱着一小扎嫩黄的狗尾草。镰刀只是杀害她的借口”。好不容易熬到丰收的秋天,却遇上风暴,连营养不多的快餐都被抢走,怀中只剩下可怜的一小扎狗尾草,曾经勤快飞舞的镰刀没有给她带来丰收,带给她是劳作的劳累与伤害。多么贫困的村庄,丰收寄托在一把镰刀上。

于是,饥饿,并产生错觉:“我们吃住的地方,是一个个油炸的肉丸。”终于可以吃上点东西了,“雪地里的落叶被磨成杂粮”。

为什么会饥不择食?在饥不择食的日子里,村民们在干什么?都是“赌吗”惹的祸!“母亲”在赌,二狗的父母在赌,村民们都在赌。

“村口新修的一条致富马路,通往悬崖/下面是三根竹子架起的木桥/很多人冒险走过去。”这是令人拍案叫绝的想象,使我们想起一个成语:铤而走险。结果是,“春耕的日子/田野却一片荒芜。”另一个更惨烈的结果:二狗他妈服毒自杀。

“二狗把一块生铁/挂在庙堂门口的老椰树下”,也许是对事实的表达,但在诗里,更像是神来之笔。这块生铁代表着什么?

“深夜。闭上眼。我总感觉那是一口警钟。”这最后一句是对“生铁”的诠释,也是对主题的升华,表达了一个有良知的诗人希望村民禁赌,去创造美好新生活的热望。

(作者系广西语言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广西作家协会会员。)

近年来,散文写作掀起一股新的流派——“非虚构散文写作”。所谓非虚构,即不玩虚构、不虚夸、不涂脂抹粉,不凭空捏造,有故事依据;写出来的东西有味道、有温度接地气。

广西作家马元忠先生的散文《我们的村子》(发表于《民族文学》2022年第10期)以“非虚构”的形式,书写了在新时代背景下的“逢村”,筹办“村宴”而发生的故事。

作品从“我”收到村主任“大青”电话邀请回逢村参加“十年一次的村宴”开始,结束于我因公务缠身而“错过村宴”。作品情感真挚,回味无穷;乡愁悠悠,挥之不去。

叙述中,“我”的情感随着“娘”的出场以及村宴上对“上主桌人座资格人选”甄别,跌宕起伏。按逢村俗成和规矩,上主桌人座资格必须有助于村里公益事业,必须是众望所归。

然而,此次村宴能上主桌的人选有李正章、张云强、吴天高、冉米芳、陆彩艳、马金钢老师、“我”以及有争议的廖彪和蒙大凡。资格甄别与确定,须经过初步推荐、村民代表投票环节,名额八人,“宁缺不滥”。

有前科的廖彪“行仗义”以“江湖手段”为逢村参赌人员“截获”赌资,同时把“截获”的赌资“一一退给逢村参赌的人”,还“教育了人家一番”。因此,廖彪的媳妇吵嚷着要为他家男人争个“上主桌”的“名分”。“大伙儿觉得不合适,说是让廖彪上,养公猪专司配种的蒙大凡也应该上。”廖彪也好,蒙大凡也罢,能否有资格“上主桌”,村民心中自有分寸……

源于当年“撤并村校”,马金钢老师八年来一直对“我”“心怀怨恨”。马金钢老师恨我当年落实撤并村校政策时,搞“一刀切”,“我”成了逢村小学寿终正寝的推手。马金钢老师因“撤并村校”终结了“二十三年民办教师”的身份。特别是撤并逢村小学两年后,“连续工作二十五年的民办教师,可以免试转为公办教师”这一政策红利与他无缘,成了他内心之痛。

“我”知道自己有愧于马金钢老师。”

但是,让“我”深感意外的是,此次回逢村,马金钢老师“对小学被推倒这件事只字不提”,还“很有兴致地回忆我上小学时的生活,说到高兴处还嘻嘻地笑。”送我出门时,还叮嘱“我”要多多帮助村主任大青,特别是逢村的“大事情”。

马金钢老师是逢村德高望重的人物,他根在逢村,命系逢村。当年他“胸前佩戴大红花像伟人一样上主桌”的光彩画面,逢村人依然记得。为了逢村的发展,为了逢村的事业和逢村传统秩序向现代文明的迈进,他牺牲了个人利益,他燃烧了自己,照亮了逢村。逢村的发展才是大事,个人的恩怨得失是小事;逢村的未来才值得他热衷与惦记。从“马金钢老师”身上,我们看到了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贤名士优秀的品质。

在文化的语境里,亲情故土是挥之不去的乡愁,是连接我们精神世界的纽带,也是我们生发情感的根与魂。

作品中的“娘”是个八十五岁的耄耋老人。“娘”说“参加村宴为娘撑脸”的话,深沉而凝重。千百年来,家国情怀的文化因子之所以延绵不断,正是“娘”的存在和故乡的存在。“娘”是故土、村庄,“娘”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她教我们崇德向善、发奋有为,我们走得再远,不能忘记了根、走丢了魂。

虽然有评论家认为,非虚构散文写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散文的审美性和散文边界的模糊性。但在作家马元忠笔下,《我们的村子》中的人物与故事是鲜活的,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深度介入,体现了非虚构散文的“细节”与“在场”,不乏非虚构叙事中情节的精妙与情感的抒发。

散文《我们的村子》抒发了剪不断的悠悠乡愁情结,展现了精准脱贫后“逢村”的欢欣,呈现了在乡村振兴的历史洪流中“逢村”人精神层面的觉醒与蜕变。“逢村”已不是个体意义上的逢村,而是广西乡村的一个“缩影”,想必这就是作品的主题思想及审美价值所在!

(作者系广西作家协会会员)

在非虚构叙事中呈现乡村的觉醒与蜕变

——评马元忠的散文《我们的村子》

□ 李 小 华